

周庄古韵  
主编：张国擎 张澄国

赵践  
周潮  
著



# 旧时老周庄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  
古镇  
丛书

赵践 周潮 著

# 旧时老周庄

(京) 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旧时老周庄/赵践, 周潮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2.  
(中国古镇丛书)

ISBN 7-5006-4847-2

I. 旧... II. ①赵... ②周...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6789 号

本书承蒙苏州市文联大力协作;

书中图片版权归江苏水乡周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摄影家任强拍摄了大量周庄的图片使本书增色添彩。

\*

中国书店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 cyp. com. cn](http://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64034340 发行部电话: (010)64010813

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5 印张 2 插页 100 千字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 14.00 元

本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84039659

# 《中国古镇》丛书总序

張國學

研究人类历史的人都知道，人类文明的起源由部落始。部落是人类最早的集结地，部落最初可能是游动的，到了后期，部落则以村落的形式相对固定。在没有特殊情况之下，村落便不轻易迁徙。村落进入镇的形式（也可以说成是建制）后，便是经济与政治对人类集结地正式统治之端，即所谓的政权时代的开始。

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在向高度物质现代化发展迈进，人类偶尔回首看一看自己生活过的旧村落，竟然是那么地亲切。尤其是因为种种原因而留下来的旧有村镇，那份小桥流水，安逸舒适，与世无争，如画般美境，令对现代化生活产生厌烦的人们百看不厌。他们走进去，留连忘返，大有返朴归真之渴。这种现象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研究它们生存的环境与当代经济高速发展之间的关系，寻求新的人类存在方式的解读。这一存在，也引发了人们极大的旅游热情，大家纷纷涌向这些保持着原生态的村镇。上世纪的欧洲，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在古镇附近买地置

屋，与保持着原貌的古镇作邻，认真地享受那份上苍赐给的愉悦。上世纪末最后几年，中国的古镇忽然也吃香起来了。人们发现才半个世纪，曾经较为普遍存在的古镇，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越来越少了。人们对这些历经劫难而存在下来的古镇开始重视保护。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主题的出现就是明证。

中国地大物博，古镇之古，古至汉唐，宋元亦存，明清颇丰。研究这些古镇存在的价值，开发它们的旅游潜在能量，更好地为今天的生活质量服务是一项迫切的工作。古镇是一个独特的难得的独立着的文化圈子。它包容着历史、战争、灾难……种种的社会活动都对古镇产生着作用、影响、后果。我曾经到过古镇，这个镇很小，东城墙上挂灯，照亮一城四门。由于高山的阻隔，古镇上的人们至今还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保存着近八百年前南宋时代的遗俗。这个古镇里现存的一切，对于我们今天想了解的南宋历史，无疑是一部难得的活词典、活化石。在江南的古镇，不仅具

有这些特点还有着与大都市互补的功能。当年，在上海、杭州、苏州、天津、北京、南京的巨富豪商，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生于小镇，长大到外面闯荡后，有了地位或钱财，回到故里造一座花园怡养天年，或安顿妻小，或作休闲度假别墅。对于在家乡古镇上建造的这些，他们力求尽善尽美。如同里的退思园主人任兰生，他造的私家花园仅九点八亩，却是中国园林中一枝独秀的“贴水园”；靠茧丝致富起来的南浔巨商们留给家乡的建筑，不仅风格各异，其特点也是别处富豪无法攀比的。清帝在位时，他们就敢造中西合璧式建筑或别墅，把西欧中世纪建筑搬进被高高封火墙挡住的徽派建筑里面，用深深的围墙与外界隔绝。直到今天，它都保存得很好，引得现在的欧洲人赶到南浔看他们那里已经不易看到的这种建筑。到了没有皇帝的时代，他们更大胆地造九曲桥，堂而皇之地造完全西式的洋楼。把南浔搞得像座建筑博物馆。有人说，要知道中国旧时巨富富到何种程度，看看南浔就明白。以当铺为主景展示乌镇旧时代文

化特点，是江南古镇中很典型的一种。它保持着徽派建筑明显的文化精神，张扬着徽州文化在吴越文化包容下的“文采跌宕”。这一特点还可以从周庄看到。但周庄则融进了江南原有的传统文化，表现出吴地旧有的文化物证，这是一大批江南古镇都共有的。最具古越文化原味的，应该说是西塘，它保存下来的那些廊棚极具特色，是其他地方无可相比的。还有角直，它保存下来了那些小巧可爱的河道。如果说，角直小巧窄秀的河道是江南人精于算谋产生的，那么，西塘的廊棚则是江南人宽爱待人的典型……凡此种种，在我到过的云贵川赣鄂湘闽桂海南诸省都普遍存在着。大西北、齐冀津燕及东北则以另一种风格表现着这一伟大的主题。

因此，在挖掘整理古镇文化资源的同时，请对古镇感兴趣并有专门研究的作家们，以其优美的行文写下他们独到视角下的感受，并配以适量照片，日积月累，则不失为是件善事。

我愿以此为是，不仅是作序之想法，也是此程之始，盼方家以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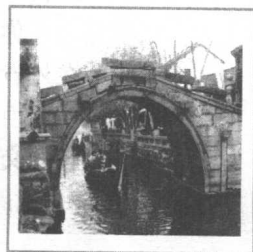
主编：张国擎 张澄国

中国青年出版社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 1   |
| 乡路迷离      | 2   |
| 田肚里的守望    | 17  |
| 第二章       | 31  |
| 老周庄的地图    | 32  |
| 泽国求土      | 48  |
| 水人出没      | 60  |
| 群湖之间      | 76  |
| 第三章       | 91  |
| 神秘摇城      | 92  |
| 助寺成镇的周迪功郎 | 107 |
| 张翰返乡      | 119 |
| 远道而来的祖先   | 133 |

# 第 1 章



## 乡路迷离

三十余年后，我想要明白自己当年是从哪一条乡路进入周庄的，开始研究周庄的地图，才发现了它那特殊形态的界域。这个小镇并不像人理所当然地想像的处在它所领辖的那片五万余亩乡野的正中，这个国都不在它的王国正中，稍偏也算不上，甚至连在边界处都算不上，一条急水港将镇子与它所领辖的乡野隔离开来，小镇单独被甩在这条宽约百米的湍流南岸——

你竟可以说它是坐落在外省市的土地上的。

由此造成了它特殊形态的交通。通向它自己所辖





船是水乡主要的交通工具

的五万余亩的乡野只有一条乡路，一个路口，由急水港摆渡过来的路口；通向它身后青浦县乡村的路也没有更便利些，尽管看起来它似乎就坐落其上，也只有一条乡路，进镇需要摆渡；通向小镇的乡路一共才有三条，惟有一条不需要摆渡，那就是通往吴江县乡村的乡路。三十余年前我跟爱珍跑周庄没有摆渡，因为我们正是从吴江乡下来的。

发现这点我觉得自豪，因为它表明吴江乡下与周庄关系更密切些。有过圩区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越是偏僻角落，越是死乡下，路就越走不通，越需要摆渡。这方土地上能有一条不需要摆渡、靠步行就能直接到达的路很了不起，正是一代代走的人多了，走得时间长了，渡口才顺应人意，渐渐地一个个变成一座座桥的。

周庄与吴江的直通路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有的呢？辛亥革命老人、南社先贤叶楚伦的童年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叶楚伦“童年就读吴江同里，其



渔鹰捕鱼

时常从周庄步行至师处从学”。步行,史料上这个词证实了那条乡路早我们周庄之行前一百年就确凿无疑地存在,并不虚无飘渺。周庄,在我插队之地金家坝公社的南面,同里镇则在西面,金家坝这个迟至二十世纪中叶才建立行政区划的无名之地,正像一条扁担挑着两个千年古镇。可以想见,百余年前的叶楚伦,正是从周庄起程,踏上田埂,经过金家坝的大片乡野,走向同里的。这一条路在漫天风雪中依然存在,那时节水港已条条封冻,依赖水路的行人只能停船靠岸,等待解冻,惟有意志坚定的步行者不受阻。史料上记载有年春节过后积雪盈尺,家人劝其延缓起程,叶楚伦道:“学不可以已”,踏上了那条积雪路。

说是直通路，并不是你想像中的通衢大道，它是由许许多多长田埂短田埂、宽田埂窄田埂，左一节右一节弯弯曲曲连接组合而成的。让人发怵的是类似的田埂在广袤的田野上要多少有多少，无以计数，也难以辨别；更令人心怵的是这条路中还夹着桥——只有一条田埂能通桥，找到这条通桥的田埂，便能不走冤枉路。

有些桥在田野上举目可见，那通常是先人为积德行善造的桥，为谢神禳灾造的桥，当然也有现代政府造的桥，凡这类桥在田野上都神气活现地高高耸起身子，形成优美的弧拱，让人老远就瞻仰慕拜它们的身影。然而如此公开的桥并不多见，更多的桥是隐桥，隐匿在村庄中、屋宇后树丛间，方便本村人行走。田野上

秋日双桥



多的是便桥，一种乡人为方便劳作随手造的桥，比如随手放倒在河浜上的一棵树，春天长着新叶子呢，却已派了好几年桥的用场；或是平搁两岸上的几根家里后园砍下的竹子，踏上去软悠悠的，感觉就像荡秋千。这些桥与地面基本持平，就算没有冬麦夏禾这类农作物挡着，也要走到桥边才能看见。

事实上跟着爱珍，我才没有摆渡。

尽管路百余年前就确切地平实地存在了，但若我一个，或是几个知青一起，那不定要冤枉地摆上几次渡——能摆上渡还是福气的，时常是向对岸白喊半天，在岸边白等半天，也没有一个人影、一条船影出现。有时一条船晃呀晃地来了，你大喜过望，以为它是冲着你来，但一转眼它就消失在港汊的雾气中了。不能骂他们，这道理说不懂也懂，没人为你渡河时刻准备着。灰

轻舟荡漾



溜溜的，只好沿着原路打回。

这片初结识的土地并不是你与生俱来的熟悉的城市，虽说到处都有路，可是到处都没有路牌；到处都有村庄，可也到处都没有门牌；到是充满了不可知的神秘的河流与湖泊——看似乎实宽展的土地，不知什么原因就訇然一裂，涌出清流或漫溢成湖或奔流成河。称做岸的那种东西根本不是你观念中应有的那种，而是浅浅的单薄的泥埂，与河流几乎相平。想不通它们怎么御水。若不是水愿意呆在它自个的地方，大概早就上来了。河流边从来是有标志性东西的：高大的威武的水风车，高大的威武的船帆，要是我们早几十年插队，在叶楚伦求学那时候插队的话，还能看见它们。船的篷杆如同鱼骨将沉重的帆页撑开，张开的软肋间兜满了风在河流上行驶，下悬的一角白帆便软软地压着岸边繁密的金黄色菜花，仿佛是在爱抚亲吻……风车与帆影，是河流边常见的风景，可惜当我们来到乡下时，风车已经绝迹，帆船也已经不多，绿色的河流蜿蜒藏身在绿色的田野中，再没有什么能够提醒我们哪儿哪儿有河。

几次亏一吃便明白了，在这片土地上行走，绝对要问路——问桥或问哪儿有摆渡。那年头田肚里充满了这种问路的知识青年。再后来有些经验了，知道不问路也可以（实在很多时候无人可问，除非田肚里簌簌发声的稻草人也算人），但绝对要沿着众人走过的路走，越是人走得多的路在绿野上越明显，被无数脚板连着蹭着，那一条路长不出草来，发白，在田野上够明显，因而被乡人亲切地称做“白路”。

然而“白路”也不总是可靠，要是一片田野上有几条白路同时出现的话，你无法通过比较哪条更白些来确定那条更像是去周庄的路，不得不再寻人打听，所以说是走路，实在有一大半时间是在田野上兜圈子。

正因着如此，我对乡下姑娘爱珍的认路能力充满了敬佩。平时除了种田比我快、割稻比我快等这些乡下姑娘应有的本事外，也没见她表现出什么特异功能，怎么一跑周庄就尽情显现——她闷着头闷跑，不问路更不同我商量，自作主张竟然就跑到了周庄。而在此之前她只跟人跑过一次，一次就记得那么牢？！现在我能明白，是那条有年代有历史的老路告诉我的，百余年间她的上代人一代一代地肯定跑过无数次，当爱珍生下来时，老辈人就已经将这条老路作为记忆或作为经验，将密码留存在她的心里了——

大概是这样。

这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跟人说起自己跑过周庄，且多少还有些不自在，是跑这个词引起的。下乡十年，乡人对步行的态度多少影响了我，使我对人与生俱来的原始工具两脚也变得鄙夷与不屑。但凡要去一个地方，我也会像当地人一样拉长嗓音道：

“跑，哪夯来煞？要么摇船。”

最贫穷最没办法的人才会计动“两脚船”——乡人把脚也称做船，“两脚船”，是出于对船的喜爱及对步行的揶揄。叶楚伦当年动用“两脚船”，想来也是丧父后家境的极端贫穷所致。但当我和爱珍跑周庄时已是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的年代，号称已经消灭了贫穷，所以要找原因看来也只能在贫穷以